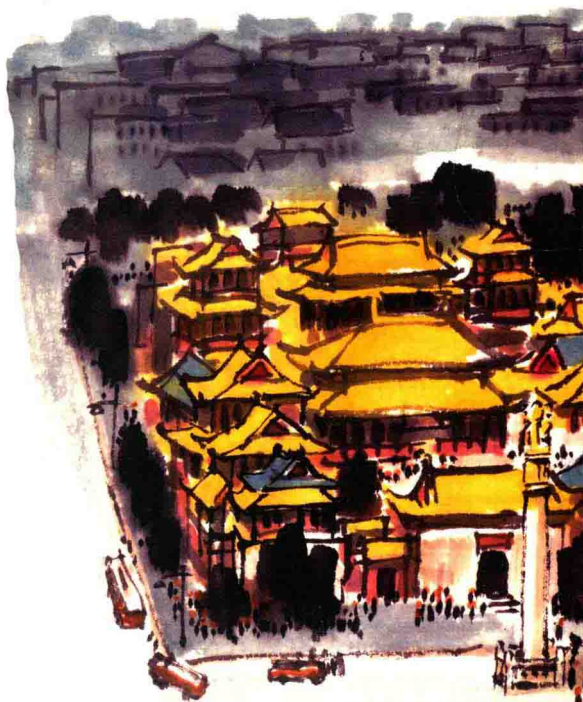


地标记忆

胡展奋 / 著

每一代上海人都应该有上海的『私记忆』——我说的只是我的上海记忆。我的记忆既有我的弄堂，也有我的马路，有上海的上半身，也有上海的下半身。很可能只是上海的一介、一鳞、一爪，最多也就是我所介入的一个慵懒的下午，一个汽笛的早晨和一个喧闹的黄昏。



文匯出版社



地标记忆

DIBIAO JI YI

胡展奋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标记忆 / 胡展奋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496-2673-1

I. ①地… II. ①胡…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7059 号

· 文汇新观察丛书 ·

地标记忆

著 者 / 胡展奋
绘 画 / 王震坤

责任编辑 / 黄 勇
特约编辑 / 建 华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颀辉印刷厂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8.125

ISBN 978-7-5496-2673-1

定 价 / 48.00 元

自序 我的“非虚构叙事”

因为当初做过一年半的电视热播节目“心灵花园”的评论员，那张脸，365 天大约有 300 天，天天挂在上海的荧屏上，所以作为一名“毒舌嘉宾”，有一个时期几乎家喻户晓，倒把我的正业——写作给湮没了。

当初就有人暗中讥我“不务正业”，现在看来是说对了，因为我最心仪的仍应该是写作——

尽管现在呈现给各位的只是一本“非虚构叙事”。

一直想写小说。但事实上却一直在试着写“非虚构叙事”。有时候，觉得“非虚构叙事”离小说很近，有时候又很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虚构叙事”在美国风行一时，它很可能一诞生就是暧昧的、杂交的、跨界的，与我曾经热衷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不同的是，它不追求叙事的完整性，不强求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推崇意旨的宏大性，却强调或凸显个人感受性、意向性地介入现实与历史，解读现实与历史，它强调的是“个人印象”、“个人表达”，从而“真实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里的“真实”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主观上的真实，具有强烈的写作的主观看法。比如：我在《我的曹家渡》中对干爹“胡绍良”的叙述，他是真实人物，但我对他的描绘绝非基于对他客观调查的结果，既不会去余姚路派出

所调查核实,也不会去“隆兴坊”寻访故老,我只忠实于我儿时的记忆库存,我只忠实于我对他的直观感受,外界给予他的赞誉也罢,污水也罢,我都无视,我不负责“真相还原”,我只是回到“儿时”,纯真的“儿时”,他活在我心里。任何对他的“诋毁”我都不认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个好人。

有鉴于此,我认为除了“虚构”,很多小说的技巧都可以运用到非虚构叙事中来,独白、倒叙、插叙、意识流、蒙太奇……说过了,我们不负责“还原”,我们只是叙述——从真实故事出发,带有主观色彩的“非虚构叙述”。

我从事“深度调查”三十年,在无数次的调查中发现,每个人的记忆(即使是最强大脑)随时会破裂、瓦解,扭曲与漫漶几乎发生在每个片段每个桥段每个细节,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完整的叙述,即使 10 个人同时讲述同一件事,也会鲁鱼亥豕,莫衷一是,但对大坐标的认同却是趋同的,也就是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常常是对得上眼的,故我们取证的模式势必然是“合成”,三个信息源对上,甚至两个信息源互证,就 OK 了。

问题是,我的“非虚构叙事”只消自证——与我的心互证即可。

它不是新闻,不用求证。

它不是小说,不必虚构。

事实上,非虚构叙事和小说毕竟有本质的区别。我的理解,小说有“实”的基因,但主体是“虚”的;而“非虚构叙事”有“虚”的噱头,本质却是“实”的。

比如:《浴德池内“跳大神”》中的“祝由大师”谢国劲,虽然是

“纪实”但绝不能写他的真名，因为他还健在呢！又如：《我的闸北缘》中，我写我在“新闻桥”上坐等我的女友，事实上我所“坐等”的是浙江路桥，但它有一个非常难听的俗称：“垃圾桥”，叙事时出于“避讳”把它改为“新闻桥”了，这样的“篡改”有伤什么“大雅”呢？

类似细节的虚构无损于主体的真实。

如果仍以曹家渡为例，我所记忆的曹家渡，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曹家渡，中间一个“岛”，环岛依次是甬帮沪西状元楼、曹家渡邮电局、春园茶楼、新华书店、沪西百货、自行车商店……岛外由北开始是沪西电影院，16路、13路电车终点站、45路终点站，沿路全是密密麻麻的商店……

甬帮沪西状元楼的隔壁是不是曹家渡邮电局？再隔壁，是否就是春园茶楼？老实说，那只是我的记忆略图，既清晰又漫漶，清晰到可以还原出茶楼的楼梯每一级都钉着铜皮，每级铜皮的边角都刻着“春园”的字样，却又漫漶到这座茶楼到底紧挨着谁，也无法最后确认。

难道我就因此不写了吗？

当然，此书的问世也有偶然性。上述的人物和场景几十年来一直类似荧光闪动的碎片，在眼前翻飞沉浮，直至一天文汇报APP的资深编辑李伶对我说，她有一个专栏创意，已征得报社的同意，问我感不感兴趣，叫做“地标记忆”，就是募集上海各处的“公共记忆点”（地标），讲述你的个人记忆……

我一向欣赏李伶的创新意识，所以一听明白了，就是要我向公众贡献我的“非虚构叙事”。换句话，也叫“上海私记忆”。

这不很好吗？那些五十余年来与上海有关的“记忆碎片”，与其让它们不断地翻滚沉浮，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所以本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内容来自文汇 APP 之专栏：“地标记忆”。

但“非虚构”没有画面未免失之虚幻，承蒙装帧大家王震坤援手，每篇文章的水墨题图都由他秉笔原创，更难得是，他是我的同龄人，同样在上海长大，故而每幅画里又渗入了他的“上海私记忆”。两个私记忆相加，不就互证了？

那么，“上海是什么”？迄今没有一个城市被如此密集地下过定义，170 余年来，诠释它的文字体量之大，据说足够覆盖一个等量的城市，对它水银泻地般的索隐与敲骨吸髓般的摹写，历来不知令多少人成名成家，然而，所有对上海的解读，也无论虚构抑或非虚构，即使“最权威、最本真”的，也只是“牖中窥日”而已，有人甚至说，仅用文字来描述一座大城市是不明智的，何况这座城市叫上海。由于一百多年的人口多元、民族多元、教育多元、风俗多元、语言多元、饮食多元、建筑多元……上海太厚重太复杂了，厚重复杂到所有的结论都难成定论，所有的“高见卓识”都可能是偏见，任何“精辟”的概括、断语都可能是一种冒险，抑或失之偏颇。就拿 1949 年前的上海来说，你说它是“黑色的渊薮”，我说它是“赤色的摇篮”；你说它是列强侵略的桥头堡，我说它是反帝反霸的大本营；你说它是“万恶之源”，我说它是“文明窗口”……

1949 年后的上海虽然天翻地覆，但，城市的百年基因还在。既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毫不奇怪，每一代上

海人都应该有上海的“私记忆”——我说的只是我的上海记忆。

我的记忆既有我的弄堂，也有我的马路；有上海的上半身，也有上海的下半身。在差不多“人人都写上海”的一片饥渴的吞咽声中，上海只是一个胴体的隐喻。

说高了，谁都知道美国作家菲墨一百年前说过：假如你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我的“非虚构叙事”，既不充史料，也不敢美文自居，更不敢称珍档，它所记载的，很可能只是上海的一介、一鳞、一爪，最多也就是我所介入的一个慵懒的下午、一个汽笛的早晨和一个喧闹的黄昏。就其原貌而言，很像一杯老白酒。

它摊晒过、发酵过，但没被烘烤、没被敲剥、没被蒸馏，有酒精，而度数很低，老白酒大概不算酒，但走多了就是路，喝多了就是酒。敬请诸位尝尝。

如同曾是记者、饮者、行者，我一直也是一名读者，因此本书就是一个读书人听着浦江的涛声而由青涩走向成年的速记与快拍，只有回望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在乎它，里面的我，线条粗放而率真，几分自嘲几分话痨，不追求叙事的完整性，不强求话语表达的公共性，更不推崇意旨的宏大性，只是很个人、很感性地叙述着一组组的城厢旧事和缠绕着历史的、也许会感染后人的轶事而已。

胡展奋

2018年4月30日 上海大风楼

目 录

001 自序 我的“非虚构叙事”

001 我的曹家渡(上)

007 我的曹家渡(下)

013 怀念大自鸣钟

018 风雨药水弄

025 “10岁”插队记

030 中赵村的绞圈房

036 棚车“大本营”

043 无言的结局在“八村”

048 长风公园钓鱼乐

054 乔家栅的菜馒头

058 熟食名店鸿运斋

063 前女友在“希尔顿”

067 玉佛寺附近的杠铃声

071 恒丰路桥堍的“小书摊”

076 龙潭“铁头”

080 我的闸北缘

- 086 庄源大的开髻酒
- 093 惊魂大名路
- 101 和平公园：“绿色的鱼钩”
- 105 国际饭店那顿饭
- 110 铁公鸡认栽乍浦路
- 115 浴德池内“跳大神”
- 120 “小洋人”散金黄河路
- 126 文汇报夜班“混路道”
- 131 菜鸟感恩“夜光杯”
- 138 中央商场之“第一葛朗台”
- 145 中央商场之“老军医”
- 151 中央商场传奇
- 155 一段江湖秘闻
- 161 外滩一夜
- 169 重游“大世界”
- 175 被婚礼糟蹋的“东风饭店”
- 181 雨廊遗梦
- 187 城隍庙的猪油黑洋酥汤团
- 193 在市四女中劳动的日子
- 197 怀念那辆自行车
- 202 找回“霸伏”
- 207 汾阳路上拔鱼刺
- 212 卢湾区图书馆·书中既有颜如玉

- 218 汨洒国泰电影院
- 222 我在“红房子”捉“财积”
- 226 制造局路的丁胖子
- 232 十六铺小开杨麟
- 237 长兴岛往事
- 242 跋 永不消逝的地标记忆

我的曹家渡(上)

曹家渡这个地方居然也是三区交界，五路奔心——也就是上海西部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宁路、康定路、江苏路五条马路咬在一起、绞在一起的中心。

过房爷胡绍良的故事

如同不知道“江湾五角场”，一个上海人如果没听说过曹家渡，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出生在曹家渡。似乎是刻意要和江湾五角场对峙，这个地方居然也是三区交界，五路奔心——也就是上海西部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宁路、康定路、江苏路五条马路咬在一起、绞在一起的中心。

康定路，又名“康脑脱路”，旧上海著名的“越界筑路”的产物之一，汇聚了众多的近代名人故居。它东起泰兴路，西至万航渡路，全部位于静安区境内。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6年。之所以得名于康脑脱路(Connaught Road)，据说缘于英国驻华公使爱德华七世的兄弟之名。我所出生的康定路1190弄叫“隆兴坊”，离曹家渡也就5分钟的路，往东不远的康定路947号，曾是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的故居，大家称其为“安居”；再往东越过延平路的康定路759号，就是著名

的“朱楼”——上海滩豪门小开朱斗文的旧居。

我们刚才说到了“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其实就是租界当局违反《上海土地章程》而越出租界以外，借口贸易和交通之必需的“界外筑路”，如同章鱼的触角一样，这些伸出租界的道路造到哪里，他们的英国式、荷兰式、西班牙式、意大利式花园洋房就沿路扩建到了哪里，形成了“新租界”，客观上沟通了闹市区和近郊的交通，促使上海市区的面积扩大，繁荣了上海。

但“越界筑路”也因此权限交叉，辖制混乱，成了“三不管”的犯罪渊藪，“洋马路”和马路两侧洋房里的任何事，民国政府都无权过问；洋房外侧的事，租界当局同样无权置喙。民国时代，社会团体（主要是各地商会、商团、青红帮组织等）插手社会事务的现象很多，但“越界筑路”地区，各种社会团体也得“看菜吃饭”，于是各种势力三教九流、蛇虫百脚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活跃，比如康定路的隔壁是余姚路，革命党在余姚路犯了事，就拼命往康定路逃，只要逃进康定路，中国当局就没辙；同样你若在租界犯禁，只要一逃进无法无天的曹家渡就泥牛入海了，中共组织当年在曹家渡、小沙渡等地异常活跃所依仗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混乱。

我干爹（上海人叫“过房爷”）胡绍良就是曹家渡一带呼风唤雨的“小开”，他家做颜料生意，我的父亲是他颜料行的“跑街先生”，当年患肺结核的时候，幸亏干爹替他弄来“盘尼西林”，才捡了命。曹家渡离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不远，胡绍良当年在圣约翰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家庭背景的都有，跑街、牧师、老板、掮客、大班、官僚、乡绅、白领、职员、帮会头子、遗老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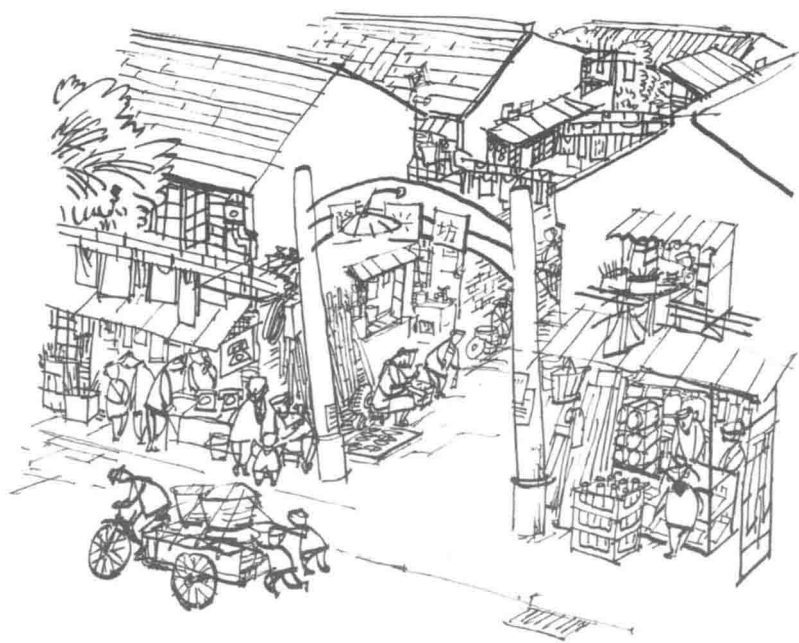
有一个叫“王烈”的，父亲是洋行大班，家住康定路延平路交界处，和他是好朋友，常约好了一起上学。一年后我干爹因为肠结核而退学，但两人继续保持来往。后来王烈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再后来失去了联系，但1950年的夏天，王烈突然出现在隆兴坊，约我干爹翌日到曹家渡春园茶楼见面。一见面王烈就说，我已脱离军队了，现在生活困难，没有收入，有两筐铅笔，是否替我卖掉？

我干爹接下了他的铅笔，回到隆兴坊就举报了他，军管会的人要他带路，他便走到延平路的小洋房把他喊了下来。他毒毒地瞪了我干爹一眼，刹那间什么都明白了。曹家渡不再是当年“三教九流、蛇虫百脚都可以无法无天”的地盘了。

王烈后来被押到嘉兴枪毙，因为1949年夏天以后，他事实上一直率队在嘉兴地区打游击，他是队伍被打散后才潜回上海的。

此事军管会当然表扬我干爹，说他做得对，但他后来却多次给我父亲看照片并对他反复解释，说举报时，“是想不到他会被枪毙的，更不知道他曾经在嘉兴和共产党打游击”。

王烈是反动军官，新政权的敌人，干爹检举他政治正确，但伦理有亏，毕竟同学一场而且还是好基友，因此让我们长时间想不通的是，1950年还远远没有人人必须过关的群众运动，还没有“不检举敌人就与敌人同罪”的政治高压，作为老同学完全可以装傻，甚至不来往也可以，何必去举报呢？举报也罢了，又何必带路把他诓出来呢？王烈的家在“牛奶棚”附近，以后我长大了每次路过那里总有异样的忐忑，担心有个长得跟王烈一模一样的孩子窜出来……



隆兴坊

问题是,打那以后,干爹常有幻觉,半夜常听到有人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上来,走到门口又没了声音。

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亲,说自己梦魇很重,常常半夜里在梦里哭,那种声音很奇怪,感觉很恐怖,尖利而颤抖,好像有人在持续地用烙铁炙烤他的皮肤,以至于不断地爆发疹人的上滑音与下滑音,他太太总是把他摇醒,他总是叹着大气。

况且更糟的事情发生了,军管会后来居然把他的“大义灭友”的嘉行转给了他所工作的“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厂方因为他有过“反动同学”关系就一直不允其入党,尽管他百般积极,百般申请也不果,直到“文革”期间他被判刑。

这一切都是我们长大以后,父亲慢慢告诉我们的,尽管胡绍良举报了自己的同学,父亲还是认他为兄弟,因为他毕竟救过父亲的命,所以我一出生,就认了他做“过房爷”。从小,我喜欢去他家,胶木唱片很多,屋里都是红木家具,好吃的东西也多,巧克力、牛奶、华夫饼干、各种罐头,父亲多少总要依傍他的,我们的家,可谓成也干爹,败亦干爹。我老妈原来是老爸的邻家妹子,长得白皙,窈窕动人,乃曹家渡煤球店小开、照相馆小开和金银店小开竞相追逐的女孩,但老妈受旧戏文影响太深,一心要嫁给“书生”、嫁给“才子”,居然看上了我父亲的一手好字和一口流利的英语,相信他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问题是外婆极不愿意,嫌毛脚女婿不像胡绍良那样“有花头”,以至于出嫁那天坚持要将女家丰盛的陪嫁高举着,绕隆兴坊游行三圈、绕曹家渡一圈。父亲不乐意了,而且是极其不乐意,认为此举类似示威,是“坍男家的台”。谁想人算不如天算,

到了预定的日子却是整天的倾盆大雨，父亲“噗”地跪在隆兴坊18支弄的石阶路上，望天遥祝：“人容天不容！人容天不容！”

此情此景恰被邻居看见，悄悄告诉了外婆，从此外婆与父亲结下了梁子，一辈子在我们面前说父亲的坏话，经常要我们站队，弄得我们很纠结，帮父亲说话，外婆不高兴；帮外婆说话，父亲不高兴。

幸亏还有个小开胡绍良，我父亲付给女家的彩礼和“行头”都是他给的，西装与皮鞋一套套地不知送了多少，但他们的关系却随着运动越来越多而越来越疏远。原因是父亲怕他，怕和他走得越近，越被人认为“落后”，大概“四清运动”期间，胡绍良就被送了劳教，后来又“升级”判刑，最终死在了牢里。

而父亲呢，因为有胡绍良这样的“坏分子”长期做基友，也一辈子入不了党。

我们后来搬离了隆兴坊，父亲再也没有回去过，说一回到隆兴坊，就会想到把兄弟胡绍良，会难过，会觉得对不起他，坐牢期间居然一次也没有探望过他。